

佛曆二五三〇年十二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7

(全一百冊)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高雄義堅 等

本書譯者：陳季菁 等

編：藍吉富

主　　編：藍吉富
發行　人：朱蔣元

出　　版　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　　話：(02)9426674 · 2477372
郵　　撥：001762513號朱蔣元帳戶

版　　請　勿　翻　印

行政院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47

高雄義堅
陳季菁等著
等譯

中宋
國代
佛教教
史史
論研
集究

華宇出版社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台灣省第十九屆佛教會理事長
高雄縣大崙山超華寺住持

法曾大師



有了一「世界佛學名著譯叢」這部大套書，不須仰賴他人，自己精研佛學，就算耗費一輩子來求知，磨練自己，也不會令人覺得厭煩，吾人要感謝古聖先賢，他們終其一生殫精竭慮為後世留下佳作。

法智 敬贈

佛曆二五三九年十二月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朱居士

印順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偏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星雲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評叢」總序之三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學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學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
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生
多

淨心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評叢」總序之四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演培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漁
光

永惺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六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為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留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逐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

顯力，實在值得讚嘆。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字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水性

聖印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七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滙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

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爲。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編者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八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爲佛法、爲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出版前言

本冊包含「宋代佛教史研究」與「中國佛教史論集」兩部份。前者是有關宋代佛教的專著，後者則是發表在不同刊物上的中國佛教史論文的匯集，是「譯叢」編委會所編輯成書的。

宋代佛教是中國佛教史的轉型期。中外學者探討宋代佛教的單篇論文為數不少，但是成為專書者，則不多見。高雄義堅博士這部書雖然篇幅不大，但是所論述的大多是宋代佛教頗為重要而乏人探討的問題，像宋代的僧官與寺院住持制、天台宗與禪宗的抗衡、宋代禪宗的性格，以及佛教史書問題等等，都是相當重要而為治史者所不宜忽略的。因此，該書印行後，很快就成為宋代佛教史的代表專著之一，頗為學術界所稱道。

「中國佛教史論集」包含七篇論文，其中保羅·戴密微是法國漢學家、冉雲華是加拿大的華僑學者，除了他們的兩篇論文之外，其他各篇都是日本學者的著述。七篇論文所敘述的主題並不一致，但是大體與中國佛教史有關。因此，我們將它命

名爲「中國佛教史論集」。初學者如果能仔細咀嚼各文的內容或撰寫方法，則對研究中國佛教的資訊，或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佛教的方法，當多少可以窺見端倪。

原書序

小笠原宣秀

本書著者高雄義堅先生於昭和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逝世於家鄉富山市。如今已經過了兩年半的歲月。但是先生慈祥的面容仍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腦海中，其咳嗽的聲音也彷彿仍在我們的耳邊響起，對先生我們有太深的懷念。

回顧高雄先生的學問生涯，大致可分為初、中、後三期。初期，明治四十二年春先生進入佛教大學（今龍谷大學）就讀，渡過七年的學校生活。尤其是進入考究科後，先後接受松島善讓、是山惠覺等兩勸學的真宗教學的薰陶。接著以寄讀生的身份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師事東洋史學的泰斗——內藤湖南、桑原隴藏兩博士，盡心研究中國佛教文化史。此時為先生學問上之轉捩點，由大正十年春開始執教於母校，成為龍谷大學東洋史學科的主導，異常活躍。接著，於昭和四年前往中國大陸勘察佛教史蹟；六年，率先研究金澤文庫所藏珍本書，更為中國佛教史的文獻研究增添一份光彩。其後直到昭和二十三年三月為止的二十四年間，先生盡力於龍谷的東洋史、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及教授之職，參學於其膝下的

的學生更是年年增加。

然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的變動，以及先生身邊還有許多不得不處理的事情，遂辭去大學職務，回到家鄉。自此以富山市的蓮乘寺為據點，併合以往教學的素養，盡力於鄉黨子弟的教學指導，同時也活躍於地方社會的教化活動。此時可視為先生學問上的第三轉捩點。其所在地也因先生而提高文化水準，成為北陸地區精神文化活動的燈塔，放出閃耀的光芒。

先生於龍谷大學在職期間，擔任本願寺派最高學階的勸學之職位，但昭和二十二年春又任勸學寮員的職位，故常常往返於富山、京都之間。先生一方面在中央教學界畫下自己新的地位，同時又與在京的衆多學者保持密切的關係，故對中國佛教史學的見識大為擴展，而能窮究其蘊奧，此誠屬值得慶賀的事。其後，先生向大學提出久置於箱底的學位論文「中國近世佛教史之研究」，昭和三十年六月很順利地獲得文學博士的學位。其間，先生不斷地提攜吾輩，為我母校佛教史學科振興，貢獻良多，令人不勝感謝。

其後期活動中，值得一提的是昭和四十三年以來，受命本願寺勸學寮之重職，在真宗教學界內立於中樞的地位。這可以說是守護本願寺七百年來教學傳統的職務，先生直到逝

世之日爲止，都能善盡其職，功蹟不可謂不偉大。

先生學術著作中最主要的，有昭和十一年刊行的「三論玄義解說」；佛教史學方面，則有昭和二十七年刊行的「中國佛教史論」，一向得到學術界極高的評價。其不斷研究的成果，不久就形成學位論文的主要架構，先生爲了學位論文的發表著實費了許多心力。由於諸種事情，其概要及一部分的內容雖已發表，但先生還考慮作全體性的補訂，然後公刊於世。當我們接到先生的訃音，奔赴富山蓮乘寺時，聽到嗣子教磨氏述說先生書齋的書架上，還堆滿了本書的遺稿，以及許多參考資料、筆記、便條等，不禁慟哭。我等於其後，無論如何也要完成先生的遺志。然而時不我與，歲月荏苒，不幸於先生逝世一週年後又四個月，即昭和四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先生的未亡人律子也遽然去世。我等在痛失慈父慈母之餘，更加強了要早日公刊本書的決意。

這回，幸蒙百華苑主清水秀雄氏的深情厚意，本書的刊行才得以實現，實在不勝感激。在此，衷心地對清水氏表示謝意。並謝謝負責處理刊行等諸般事務的主要人物——小川貫太教授和中山正晃講師。我於雪深的山陰地區，追懷先生迫切期望本書出版的往事，現在於先生逝世後第三年，終於能見到其願望的達成，心中感到很欣慰。以上略述著者高雄

宋代佛教史研究

先生的業績，及本書成立的由來。首先，將新刊的本書奉呈在先生的靈前，衷心祈念此書對學術界有所貢獻，並產生極大的回響。

昭和五十年一月十六日

高雄義堅 著

宋
代
佛
教
史
研
究

陳季菁 譯

目 次

出版前言

一、宋代佛教史研究 ······ 高雄義堅著・陳季善譯 ······ 一

原書序 ······ 一

序論 ······ 一

第一章 宋代的度僧制及度牒制 ······ 一三

第二章 宋代的僧官制度 ······ 三五

第三章 宋代寺院的住持制 ······ 五九

第四章 天台宗與禪宗的抗爭 ······ 七九

第五章 宋代禪宗的特性 ······ 九九

第六章 宋代社會與淨土教 ······ 一一三

第七章 宋室的南渡與佛教的復興 ······ 一二七

第八章 佛教史書的出現	一四七
第九章 日本的入宋僧俊芻和南宋佛教	一五七
第十章 宋代淨土教典籍和日本諸家的態度	一七七
後記	一〇九
作者簡歷	一一一
著作目錄	一一三
論文目錄	一一四
二、中國佛教史論集	一一九
(一) 中國佛教的特徵	一三一
(二) 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	一三九
(三) 維摩詰在中國	一四一
(四) 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給田	一四一
(五) 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辯論考	一六五
冉雲華著·許洋主譯	一五三
森慶來著·高福怡譯	一五七

- (六)、初期的白蓮教會……………重松俊章著・陶希聖抄譯……一七七
(七)、疑經研究……………牧田諦亮著・楊白衣譯……一九七

序論

一

接續晚唐之後的五代，可謂是中國史上的一大轉捩期。其前的唐代，代表著集六朝以來之大成的中世紀完結篇，其後的宋代，則代表著面向將來，朝著新方向前進的近世時代的序章。宋代以後，隨著貴族階級的崩壞，擔當新文化的角色轉換成新興的讀書人階級，即所謂的士大夫，社會成為大眾運動的時代。徹底說來，推動社會者不是國家，推動國家者却是社會，而推動其社會的力量移轉到大眾的手中，這是近世時代的特性。

與唐代為止的文化——帶有貴族式特性——相對的，宋以後的文化轉變為對應於一般人的普遍性。無論是在經學或文學，其對象、內容，還有其研究方法及表現形式等，都不含有什麼特殊的條件。繪畫方面，則脫離專家之手，產生出文人畫；書法方面則由於版刻的發達，各種法帖均開放給一般人。在這樣的環境下，獨有佛教依然故我是不可能的。佛教和其他文化現象相較，可算是最帶有尊重傳統的保守傾向，但隨著時代推移，在如上客

觀情勢之下，可以想見也作了某種程度的改變。

有關此點，我們可以就中國佛教本身內部所發生的一些事情來考察。(一)來自印度西域的刺激斷絕(二)法難之後，緊接着五代的兵亂，諸宗的章疏典籍散佚殆盡(三)禪宗的發達。在以上諸事件下，乃促成佛教的一大轉換。

首先就來自西方的刺激斷絕之事實來探究。佛教東傳中國以來，經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不斷有西方的梵本經典傳來，它們培養並育成了中國佛教。然而在元和五年(八一〇)般若三藏譯成「心地觀經」之後，唐代朝廷就中止了對譯經事業的護持。其後的中唐、晚唐，雖有尸羅達摩、牟尼室利、戒賢、菩提仙、滿月、智慧輪、法成、瞿多三藏、三昧蘇囉羅、金俱吒等人前來，並多少作了些翻譯，但也只能算個人事業，較之般若三藏之前的譯作，質量上均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更談不上有足以補正、承繼以往佛教思想，或促進其發展的作品。

隋唐時代的佛教到中唐為止，三論、天台、三階教、淨土教、禪、法相、四分律、華嚴、密教等紛紛宣告成立，諸宗為了增加教義思想的深度、期許哲理的更加透徹，當然是需要外來佛典的進一步刺激。反之，若欠缺外來的影響，自然就失去活力，教學思想也會陷

於沈滯不進，於是哲理探求爲本位的向來的理論佛教就走進了死胡同，而不能不尋求其他的轉換途徑。

但在此必須考慮到的一問題，是有關於唐不空以後，經過了約兩百年，在北宋太宗、真宗期間，於傳法院所完成的國營翻譯事業。也許有人會質問這些大量的新譯經典，雖然着手較晚，但不是也提供中國佛教以新的刺激，並有助於挽回頽勢的作用嗎？茲檢討這些新譯作品的內容，太宗、真宗兩朝間譯出的經典有：

大乘經	一四五部	三四八卷
大乘律	一部	一卷
大乘論	一二部	二九卷
小乘經	四九部	七六卷
小乘律	六部	六卷
西方聖賢集傳	二一部	二九卷

以上，合起來共二三四部四八九卷。其中，施護、法賢等的翻譯中，將唐代不空、金剛智等未能全譯，或僅保存目錄的「金剛頂經」十八會中的某些部份補譯出來，可稱得上